

夜光杯



天坛古柏下 肖复兴 2022.3.18 画

天坛古柏下

(速写) 肖复兴

鹤园酬唱

曹正文

苏州私家园林,不少是由退出仕途的文人雅士用闲钱修建的小院子,虽不大却很精致。每座小园林洋溢着诗情画意的书卷气,因相隔不远,骚人墨客便成了近邻。鹤园附近,便是曲园、怡园、绣园、畅园、壶园与听枫园。当时那几家园林的主人吴云、沈秉成、李鸿裔、顾文彬都是书生意气,皆好吟诗作对,又喜金石书画,还爱笙歌酬唱,指点风月,于是园主们便成了志同道合的挚友。

鹤园在苏州园林中是个小字辈,不仅面积小,而且建园仅100余年。它建于清末,占地比网师园还小一点。其园名,由其宅附近曲园主人俞樾题写:“携鹤草堂”,乃名“鹤园”。

鹤园位于韩家巷,原先主人是江南道员洪鹭汀,因厌倦于官场的世故与倾轧,便想营造个自己的小天地,不料园林造到一半却被调走,园子荒废经年,才由苏州人庞居庐(与陆润庠同科进士)买了下来。后由其孙庞衡裳重新修建,才成了一块雅居。过了些日子,清末词人朱祖谋辞官来到苏州,租下了鹤园,他见院子设计典雅,便开始逢处栽种花木,因此,鹤园的花木茂盛,品种繁多,在苏州园林中是有点名气的。

鹤园以小巧紧凑、简洁幽雅见胜。鹤园正门在南,入门见粉墙花窗,巧设屏障,令游园者对园中景致不能一览无余。绕过一条曲折逶迤的长廊,才领略到鹤园之风貌。东为宅,西为园,北部有主厅“携鹤草堂”,池南有“枕流漱石”,与主厅隔水相望。“听枫山馆”又名“鹤巢”,隐隐约约藏于一片翠竹丛林之中。

池西有重檐梯形馆,以回廊与大厅相接,廊长而曲折有致,与院墙构成几个小院,很有个性。轩南有土阜,上建六角小亭,尖顶小巧玲珑、形态可人。一湾池水波光潋滟,上有小桥,可觅清趣。

鹤园的亭台楼阁、榭坊馆堂,皆雅致可观,山水峰石则有秀逸灵气,最怡人处还是园中之花木夺人眼球,松柏、樟树四季常绿,迎春、含笑、丁香、海棠、紫薇、红枫、桂花、腊梅亦四季轮流绽放,馨香袭人,置身其内,则欣欣然也。据说这些花木有的是庞衡裳当年栽下的,他还在花园中养过一只鹤,这亦为鹤园之名一证。

喜欢鹤园的文人雅士历来很多,庞衡裳当时每个月都要邀请一些如雷贯耳的艺术家来鹤园欢聚,著名学者金松岑、著名画家张大千、叶恭綽、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偕其夫人福芝芳、曲学大师吴梅,还有昆剧名流张紫东等大家都常来此雅聚,或写书法,或演名曲,或吟诗文,让鹤园洋溢着诗、词、书、画、曲的人文气息。这种热闹的场景,金松岑曾作《鹤园记》载:“方池镜平,修廊虹互,风亭月馆,媚以花药,地不溢三亩,而专林壑之美……园中梅、杏、梧桐、枫叶离立数十本,皆有醜态,雅与鹤副。”此文今存拓片,亦令鹤园大为增色。

可惜鹤园中名人题写的书画大多在1966年被毁。劫后复生的鹤园几经重修,曾是光裕评弹京剧票社的所在地。后成为苏州市政协联谊会的活动场所,也可说是苏州最养老的文化人聚会处。而在上了年纪的游客中,鹤园则是一块心驰神往的乐土,并成为老苏州人津津乐道的一种余韵。

和其他公园相比,早春时节的天坛,除了零星的迎春花开之外,没有其他的花开,斋宫里的玉兰,也要等到三月末了,有名的西府海棠,要到四月中旬才能见了。

灰蒙蒙的天坛,这时候靠古树提气。这确实是其他任何一座公园都无法匹敌的。这样的古树,天坛如今一共有3562株。如果不是天坛建坛600年漫长时光中人为的战火与天然灾害的纷乱侵蚀,古树的数目,应该更多。

天坛里最为人瞩目的古树,当属长廊北侧的柏抱槐,和回音壁外的九古柏了。那里的古树,因为太有名,都被铁栏杆围着,人们无法与之亲密接触。对于我,最喜欢的是西柴禾栏门外的三棵古柏。这么多年,几乎每一次到天

“睡起午余无固事 安排茶鼎试新毫 时在己亥秋 徐善琴 作”这应该是1899年,一位叫徐善琴(琴同琴)的书画家在他绘制的一把浅绛彩瓷壶上写下的诗句和名款。

点画精致、秀雅端庄的题款显示作者徐善琴深厚的书法根基,江亭轻舟山水图更深得沈周文征明画派之精髓。

浅绛彩瓷是19世纪末流行于景德镇,具有创新意义的一个釉上彩品种。民间艺人以及部分书画家将中国诗、书、画艺术综合在瓷器上表现,使瓷画与传统中国画结合,创造出了瓷画的新面貌。浅绛原是中国画的概念,指以水墨勾画轮廓并略加皴擦,以淡赭、花青为主渲染而成的一种山水画的作画形式,起源于元代,其画家代表为创作出《富春山居图》的元四家之首的黄公望。而浅绛彩瓷中的“浅绛”,系特指以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在瓷胎上绘出花纹,再染以淡赭和水绿、草绿、淡蓝或紫色等釉色料,经低温烧成的一种特有的低温彩画。

自己学的专业是美术,业余画了三十年国画,因为喜欢,所以二十年前也常逛逛古玩地摊,把收藏关注点主要放在瓷器上的绘画等有限的品种范围,注意寻觅市场上较被人轻视的清末浅绛彩及其他彩釉绘画瓷器。此类瓷器虽充其量也只能属小家碧玉,但其中的佳作妙趣还是很多的。与官窑大器相比,在有的方面也是颇可孤芳自赏的。再者,此类东西价格不高,偶尔下手还不至于买不起菜影响全家生存,即便买了假的,也不至于心疼到捶胸顿足的地步,不用回去向钱掌柜太太交代,把东西一扔就得。

而最要命的诱惑是,画在瓷器上的中国画精品,其令人迷恋的魅力是很难抵挡的。

这一时期的浅绛彩和彩釉绘画画面面向的是百姓,大路日用货很多,东西粗,画得也粗,自然有人不屑一顾。然而一些原先为宫廷官窑瓷器作画的艺人后来也加入了浅绛彩的绘制工作,一些文人雅士也常有在瓷器上挥洒的雅秀之举。因此,如见到精美的画工,便有了意外惊喜。还有的看似画工粗放,其实却是意笔挥洒的精彩形象,出于文人画家之手,很是难得。偶尔甚至还能见到定制再延请名家高手绘图的瓷器,更是佳品了。

早二十年,浅绛彩这一种类的瓷器卖主收上来的时候往往是百姓家作为废旧品处理的,收购价格不高。有的卖主收上来看画得不错,出手价格开得略高些,一般也在普通工薪族能接受的范围内。笔者曾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回一只清光绪早期名家蒋玉卿绘鹤鹑图小水盂,古朴秀雅,画得十分精美,那可是珠山八友前辈的佳作呀。

晚清的书画艺术,不似坚实逼真的唐宋画,也不似逸笔抒怀的元人画,而是在强调笔墨情趣的同时表现人们喜闻乐见的主题。这时期的书画更面向大众,更为普通老百姓所接受。一些优秀画师特别是名家的作品在瓷器上的笔墨挥洒,为美术史留下了一些值得珍视的独特范本。

作为一名青年儿童剧演员,近20年的工作时间让我与儿童剧事业和剧院之间的缘分变得密不可分、坚不可摧。从小学舞蹈出身的我,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毕业后,顺利进入中福会儿童艺术剧院工作。进院第一部戏就担任《雁鸣湖》女一号,接下来的童话剧《海的女儿》一角更是让我在两三年里迅速将“白玉兰”新人主角奖和中国话剧表演金狮奖收入囊中。鲜花和掌声来得太快,命运却和我开了个小玩笑,身体上的病痛让我错失了作为一名儿童剧女演员在舞台上的黄金时段。回想起自己这些年的舞台真空时期,我永远都记得蔡院长曾用惋惜的口吻对我说的那句话:要是能在舞台上多“滚”几年,一定会有一个更出色的张晶晶站在观众面前。这句话成为我鞭策自己的动力,我要拼尽全力抢回浪费掉的那些年时间。很多人退了潮,就再也没有上岸的可能。幸运的是,我迎来了新的

嫩绿,树的苍绿,墙的火红,瓦的黛绿,色彩对比得强烈而鲜明,我一直以为,最能代表天坛的色调。这三棵粗壮的古柏,树龄都很老了,一棵560年以上,两棵620年以上。在整个天坛,找到这样年头悠久三位并排站在一起的古树,很难了。

三八妇女节的中午,我从南过花甲门,沿着一溜儿红墙贴身前行,走到墙尽头的拐角处,就可以看见这三棵古树了。忽然,一眼看见,最里面的那棵古柏前,站着一位姑娘。她就那么静静地站着,一动不动,站了很久,始终抬头望着树冠。我站在那里,也一动不动,我不想打扰她。很少见到有游人到这里来,更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样静静地站在那里,抬头看树。

我看见姑娘动了,围着这株古柏缓缓地转了一圈,她的手臂不时抚摸着皴裂的苍老树干。那样子,像孩子环绕着老人的膝下,老树因此而变得慈祥,对她诉说着悠悠往事。有风轻轻吹来,枝叶簌簌拂动。中午的阳光,透过枝叶,温煦地洒在她的脸上、身上。因为她在走动,阳光不时跳跃,一会儿顺光,一会儿逆光的脸上和身上,像蝴蝶翻飞。

我忽然有些感动,为这个姑娘,也为这古树。姑娘对古树如此敬畏。古树值得姑娘如此敬畏。

只是,如今,我们不少人似乎没有或者说缺少这样对树敬畏的感觉。我们一般愿意膜拜神像,却不

知树尤其古树,其实也是神,是自然之神。在大自然面前,人是渺小的。在有五六百年树龄的古树面前,人也是渺小的。

想起古罗马的哲学家奥古斯丁,羞愧于情欲的私缠想跪拜在神的面前忏悔,他没有去到教堂的十字架前,而是跪倒在一棵无花果树下。

也想起古罗马的诗人奥维德,在他的伟大诗篇《变形记》中所写的非德勒和包喀斯那一对老夫妇,希望自己死后不要变成别的什么,只变成守护神殿的两棵树,一棵橡树,一棵椴树。

在那遥远的时代里,树是那样地让人敬畏。在如今商业时代,树只是一种商品,或观赏品,而不再是一种自然之神。我们更不会将树称之为神木,更不会跪倒在一棵树下,或希望

默默地伫立在窗前,望着窗外香樟树上冒出的新芽,闻着空气中春天的气息。在新一轮的新冠疫情防疫中,上海的小区暂时实行封闭管理。这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是生命与病毒的对抗,是人与新冠疫情作殊死较量。全体市民正自觉地配合党和政府坚定地按照“生命至上、命运与共”的精神,在各路援军的支援下走中国自己的抗疫道路。

音响传出《为了世间的美好》的旋律,“为见世间无限美,满天星宿见奇妙……”这是作曲家约

翰·鲁特的作品,一首我们下次合唱演出的候选曲目。我有些振奋,音乐艺术总是比其他各种艺术更能直接在人的感情上引发共鸣,总是能在不经意中给我们带来感动,就像柴可夫斯基说的:“音乐是上天赐给人类最好的礼物”。

我转身走进书房,拿出歌友胡姐姐给我发来的鲁特的歌谱,开始练唱。其实,人在感到压抑或

足身心焦虑苦熬了三个月。头一个月排练场里的我完全找不到感觉,那份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的痛苦到如今我还深有感触,以至于每一次演出我都需要提前一小时候,静心默戏用最好的状

态完成每一场演出。其实演员就是通过每一个角色来打破自己、重塑自己,在这个痛苦漫长的过程中将每一个不同的角色以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呈现在舞台上。

我主演的第三部大戏是俄罗斯经典童话剧《十二月》,在为孩子们带来一场视觉盛宴的同时,也使每一位小观众心里埋下了对真善美的向往。我在创作这个角色的同时,这颗种子也持续在心里发芽、长大……通过前两部的历

音乐是一味解药

徐音

情绪低落时是很少主动想到唱歌的,可是一旦听到音乐或歌声时,却又能迅速调动起我们情绪的力量,转瞬之间,心中就会产生连续复杂的情感变化,这就是我们对音乐所产生的微妙的感应。那时你放开歌喉,会把隐蔽的精神世界里不可言说或难以言表的情感抒发出来,可以在旋律中寻找找到专注与愉悦,精神也可为之一振。有人说过音乐有时可以是一

把错过的时间抢回来

张晶晶

机会。我只想说:所有的机遇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三年时间,三部不同题材的大戏,每一部都受到孩子们的欢迎。我永远都记得回归后主演的第一

味解药,因为音乐可以直达人的灵魂,可以“治心”。

音乐对人的影响,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表现形式。在和平年代里,音乐更多的是以娱乐的形式对人的道德、精神、情操起到潜移默化作用;在战争年代,在关系到民族存亡、国家安危的时刻,音乐会以号角的形式呼唤鼓舞人心,激发人的战斗意志;而在如今,为抗击新冠疫情实行封控的时刻,音乐能给我们的心灵插上翅膀,让我们看到更远的天空,看到胜利的曙光。

练,这部剧的创作过程很明显拿捏起来更加得心应手。我自己排演的过程中都会有种和角色融为一体感觉,特别享受着在舞台上发生的一切。

在“双减”的教育背景下,儿童戏剧进课堂对于儿童戏剧教育、对于剧院和年轻演员们来说都是一个契机,我在演出闲暇,加入了剧院与静安区携手合作的330课程项目。“把课本变剧本,把讲台变舞台”,深耕舞台,为上海的学生带去高质量的戏剧作品,同时不忘日常戏剧教学的渗透。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孩子们感受到戏剧的魅力,让戏剧走进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用戏剧点燃孩子们的想象力,用戏剧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十日谈

把最好的给孩子

责编:徐婉青

瓷器上的书画精品

万跃申

